

漢

書

補

注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漢書六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首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

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

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玻反補注錢大昕曰案地理志平原郡有富

平侯國應劭云明帝更名厭次後人因疑西京無厭次之名攷厭

次侯爰類傳子至孝文五年以謀反誅國除而張安世封富平侯

在昭帝時其封邑本在陳留郡及子延壽嗣侯上書讓減戶邑徙

封平原乃宣帝之世然則昭帝以前平原無富平侯國也蓋厭次

國除之後木為厭次縣宣帝移富平侯國於此始去厭次之名明

帝時仍復其舊水經注謂厭次故名非始明帝益復故耳其說精

而當矣漢時列侯國除有即為縣者如武帝以穰之盧陽鄉宛之

臨駮聚封霍去病為冠軍侯去病子嬗薨國除為冠軍縣是也武

帝以高成之平津鄉封公孫丞相為平津侯元帝以僮之樂安鄉

封匡衡為樂安侯而地理志無平津樂安縣是國除之後仍為鄉

矣南陽郡有博山侯國故順陽縣哀帝以封丞相孔光改名明帝

改曰順陽亦是從其舊名與厭次正相類沈欽韓曰明一統志厭

次故城在濟南府陵縣東北三十里周壽昌曰褚補史記作齊人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

良文學材力之士待曰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也四

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曰千數師古曰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

反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朔初來上書

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

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補注先謙曰十三官本作十

二引宋祁曰十二景本作十三先謙案三冬謂三年猶言三春三

秋耳學書三年除十五數之則十二是也文者各書之體史者史

籀所作世之通俗文字諷誦在口者也足用者言足用以應試藝

文志大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

試皆學童習說文序諷書作諷籀書據此各體之文與所諷之史並

以待用者也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曰擊劔遙擊而中之

今有此戲誦二十二萬言補注沈欽韓曰釋言邢昺疏論語曰

趙簡子稱子太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漢書東方朔誦

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十九學孫

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則一字為一言其來已久

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

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退士眾之節也鉦音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正作

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

言

服虔曰無宿諾補注劉歆曰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敞曰既日子路之言則無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

臣朔年二

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師古曰編列次也音鞭補注沈欽韓曰韓詩外傳九

引傳曰目如辨杏齒如編貝古語已久

勇若孟賁

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

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捷若慶忌

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

能中騶馬追

廉若鮑叔

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

之不能及也

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即微生高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梁作橋

若此可召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曰問朔文辭不遜高自

稱譽上偉之

師古曰召為大奇也

令待詔公車

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補注先謙曰褚補

史記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

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一本改本作奉先謙

曰據宋說所見本奉作久之朔給騶朱儒文穎曰朱儒之為騶者師古曰朱儒短人也

本也官本注無於字後人曰為騶謂之騶騎補注周壽昌曰騶說文

騶本廐也左成十八年傳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

惠紀謂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顏注騶本廐之馭者百官表

有騶僕射此朱儒蓋屬於騶僕射所謂羣騶者也朱儒禮記作侏

儒蓋漢時取短人備供御戲弄若幸倡之類御覽四百八十八引

語林云董昭為魏武重臣後失勢文明世入為衛尉昭乃厚加意

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衛尉啼面云云是魏承漢制猶曰上曰

備有此等人仍名為侏儒也先謙曰官本注後下無人字曰上曰

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

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

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補注先謙曰索今欲盡殺若曹朱

求也易繫辭上傳探賿索隱疏云索謂求索

儒大恐啼泣補注宋祁曰啼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

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

上知朔多端補注先謙曰多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

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

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

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

覆數音所具反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養之食

覆音芳日反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宮養之食

則滅矣言可已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呼俗為辟宮辟亦禦

扞之義耳盃食器也若盜而大今之所謂盜盃也盜音撥補注劉

放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

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劉放曰守宮

即人家屋壁中蟬蛻俗呼為蝎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窗戶間

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沈

欽韓曰御覽三十一引淮南萬畢術云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

合以井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朔自贊曰臣嘗

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贊進也補注沈欽韓曰東方朔有靈棊經見

林有立師古曰別分臣曰為龍又無角謂之

成法也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臣曰為龍又無角謂之

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跂跂行

朝故謔言之欲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窶數皆是附
苦他物而得各故謂今在盆下之寄生為窶數大物在盆下小物
在盆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為盆爾又不必一日之中用
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顏說未通又以寄生為芝菌形圖似窶數而
云非寓木尤疏謬矣錢大昕曰釋名窶數猶局藉皆小意也說文
橫縷負載器窶數即橫縷聲之轉也與寄生聲亦相近故樹上之
寄生亦有窶數之名廣韻窶數四足几也此與蘇林四股鉤之說
相近皆以形相似名之先謙曰官本窶數並作窶數引宋祁曰數
音載景本作藪先謙案顏謂窶數非寓木者以寓木寄生必有枝
葉不中覆射故決是芝菌也何晏景福殿賦蘭柄積重窶數矩設
言其重疊交互之狀以蘭柄對窶數亦是以為芝菌之類與顏說
合芝菌之形楚籍鬱卷故釋名以音近字釋之云窶數猶局藉而
訓為小意芝菌雖微物其巨者不能入鼠穴故楊惲取為喻也說
文之負載器廣韻之四足几皆非此所謂窶數也注林官本作枝
是楊惲傳下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
官本有云字

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服

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饒前之饒暴音爪灼之灼師古曰鄧音是
也謂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暑
自冤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暑音步高
反是故朔遂嶺而謝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補注錢大昭曰說文
暑大呼自冤也先謙曰官本注無謂胡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
字服作報引宋祁曰呼報當作呼服

前漢六十五

四

尻益高鄧展曰咄音狗裴之豹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誓音菽補注王先慎曰尻當作尻從九說文

居處字與尻別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

丁禮反補注錢大昭曰舍人以幸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

詆之迺與為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補注周壽昌曰案藝文志

隱語也文心雕龍云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化為隱語也者迺互其辭使昏迷也鞠窮庚癸見左傳即隱之權真郡姓名

碑井謎見鮑照集皆權剝而起者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穀也項昭曰凡鳥哺子而活者為穀

豆反補注劉攽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穀兩

穴相重遂誤爾先謙曰官本鳥並作鳥項作韋雞音作穀音是尻

益高者鶴俛啄也師古曰俛即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背也俛又音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古

曰諧者和韻之言也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標呌何謂也張晏曰齟音櫛

標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

亞音烏加反標音五伊反呌音五侯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又下

有音 胡曰令者命也壺者所已盛也師古曰盛受物也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

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師古曰言鬼神尚幽問故曰松柏之樹為廷府補注沈欽韓曰

陵寢兆域為柏城齊書王僧虔傳鬼惟知愛深松茂柏 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淫也

反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畔刃者兩犬爭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

有爭意也龍龜手鑑 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鏗出補注先謙

證云錄 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曰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

日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補注先謙

日少府屬官有大官丞見百官表 朔獨拔劔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師古

古早字補注沈欽韓曰宋史職官志秘書省官遇庚伏則前期遣中使諭旨聽以早歸所以待遇儒臣非他司比 請受賜

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曰劔割肉而去之

何也補注劉攽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先謙曰顧炎武云以劔割

傳掘野鼠去少寶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王念孫云上云 拔劔割肉即懷肉去此云以劔割肉而去兩去字前後相應則去

是來去之去非藏去之去而去下本無之字明矣御覽治道部十
四引此有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其時序部十六人部
一百七引此皆無之字藝文類聚食物部初學記
歲時部下引此亦皆無之字劉以之為衍字是也朔免冠謝上曰

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

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師古曰

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補注周壽昌

白漢武故事朔娶長陵民家女宛若為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先謙曰補史記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

污數賜糠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幸
取婦一歲所者即奔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上笑曰使先

女子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官本注自有輒字

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徵

行始出補注王念孫曰案徵行上脫上字藝文類聚職官部一御

京賦注答魏太子賤注引此竝作武帝徵行始出選注以武
帝代上字則有上字明矣通鑑亦云建元三年上始為徵行北至

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補注先謙曰池陽馮翊縣扶
風槐里有黃山宮見地理志渭水注引東方朔傳
云武帝徵行至黃山南獵長楊補注先謙曰通鑑胡注水經注云
宮故世謂之游城也槐里縣東有漏水出南山赤谷東

北運長楊宮宮有長楊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東游宜春南說者乃曰為在鄠非也在鄠

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補注先微行常用

飲耐已師古曰耐酒新飲曰祭宗廟也耐音紉八九月中與侍中

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

門之號自此始補注先謙曰百官表期門微行日夜漏下十刻適

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

兔補注先謙曰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

黏者也音庚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補注先謙曰御覽入

者數百人時微行人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云有持戟前呵

不可別也又嘗至柏谷亭夜宿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謂

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眾夜行此不欲為盜則淫

客姬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

寒姬酌酒多與夫反諸少年皆醉姬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婦出

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姬干

金擢夫為羽林郎自是懲戒希復微行相聚會自言鄂杜令補注

案此事通鑑采之亦見潘岳西征賦周壽

昌曰民自訴言於郭杜令也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

止獵者數騎見畱迺示曰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

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驩樂之

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補注先謙曰胡注終南山橫亘關

岐鄠郿長安萬年相距且八百里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補注

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昌曰案武帝屢幸雍幸甘泉幸汾陰臨觀登空同幸緱氏登嵩高

登封泰山臨決河通回中道出蕭關自代還幸河東幸東都南巡

狩登瀛天柱山自濟陽浮江出橫陽北至琅邪竝海東巡海上幸

東萊安定皆自建元六年太后崩後車駕四出無安歲故史特載

此語丞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曰東

師古曰微遮繞也循行視也戒備非常也微音工鈞反補注錢大

昕曰是時但分內史為左右初無三輔之名也而先有右輔都尉

有右輔必有左輔矣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始於太初元年而百

官表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郡尉則三輔之名在太初以前矣王

太后以元朔三年崩又在元鼎之前此傳先言迫於太后朱敢遠
出下言使右輔都尉徵循則左右輔都尉亦不始於元鼎表所言

恐向有誤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後迺私置更衣為休息

易衣之處亦置宮人補注劉敞曰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從

也史文自無之後傳却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補注

宣曲曰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補注

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長揚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

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揚於是上曰為道

作楊本書字通作五柞宮在蓋屋縣長揚宮東北

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

者二人舉籍阿城曰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

補注沈欽韓曰長安志秦阿房宮也曰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

二十里西北三面有牆一面無牆周五里一百四十步蓋屋曰

東補注先謙曰蓋屋扶風宜春曰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

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補注欲除曰為上林苑屬
之南山師古曰屬連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曰償鄠

柱之民

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

吾上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

師古曰說讀曰悅

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

應應之曰福

師古曰慈諱也音曰角反補注先謙曰官本遜作遊引宋祁曰遊當作遜

驕溢靡麗天表

之應應之曰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

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處

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曰為苑何必蓋屋鄠

杜乎

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

奢侈越

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曰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

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曰東商雒曰西

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

也隴隴

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

補注先謙曰謂去雒陽不都

止霸產曰西

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師古曰高平曰陸闕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闕

中山川物產饒富是曰謂之陸海也

秦之所曰處西戎兼山東

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

師古曰原

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補注先謙曰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計也言不可勝計說詳劉向傳類訓非

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

邈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邈即挂字也似蚊蚋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

弓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鄂錡之間號為土膏其買畝一金師古曰

日賈師古曰今規曰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

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是

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

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斥御也補注王念孫曰案御而營之殊

為不詞斥之言度也謂量度而經營之也師古曰騎馳東西車駑南北

記李將軍傳索隱引許慎淮南注曰斥度也師古曰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曰危無隄之與蘇林

師古曰亂師古曰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曰危無隄之與蘇林

限也與乘與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與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與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

前漢六十五

說是也音丁奚反補注劉攽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
言車與馳騁不為防慮必有顛虞之變先謙曰官本注音上有隄
字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圃之大不恤農時非所曰疆國富人也

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補注沈欽

君喜治宮室七十三所大宮百里宮中九市初學記居處部太公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曰殷君喜

修宮室大者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

宮室九市有乾谿之禍也章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師古曰忽忘其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

符曰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

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

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

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

雷夏霜百姓不靈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
園則上階為之危菴疏闕也曰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補注
宋祁曰菴菴當作奢奢何焯曰應引黃帝泰階六符一經與今之占
三台者異周壽昌曰案藝文志天文家有泰階六符一卷注引李

奇曰三台謂之秦階兩兩成體三台故六曰觀天變不可不省是
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疑期即陳此書

日因奏秦階之事上迺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

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五十七東

怒下有司殺之羣臣皆相阿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

旁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

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推鹿逐之久之隆慮

三當死武帝默然遂釋殺鹿者之罪先謙曰遂竟也

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慮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曰金千斤

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補注周壽昌曰病困之困各本作困

似困字勝以困字可省困則下豫贖及隆慮卒句有根呂后上許

傳云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正與此同先謙曰官本作困

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傅主之

傅姆說者又曰傅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古曰傅
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解在律歷志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
長公主傳秩六曰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千石賦石六曰

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曰凡我師古曰老
乃有子言

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補注錢大昭曰案此以隆慮公主為武帝女弟而景十三王傳又以為帝姊未知孰是於是為

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

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

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

難也陛下行之是曰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

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

補注宋祁曰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

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

上壽時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

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補注

曰官本重精神散三字銷憂者莫若酒補注沈欽韓曰述異記漢武帝幸甘泉長安阪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

樹悉具人莫知也東方朔曰此古秦獄地積憂所致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豤置酒中立銷臣朔所曰上壽者

明陛下正而不阿因已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人

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補注宋祁曰注文者下當添遺字刻不敬有詔免為庶

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補注先謙曰官本時作對是初帝

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已賣珠為事偃年十

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為母

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算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

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已主故諸公接之名稱

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補注沈欽韓曰藝文類聚二史記曰董偃與館陶主

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視之偃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

負財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董君所發一日金滿

者也漢官儀公主私府秩六百石先謙曰官本無董君所發一日金滿前漢六十五

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補注何焯曰賈太后崩遺詔

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嫫豈知乃以佐其淫縱如此耶安陵爰叔者爰益兒子也補注周壽昌曰

爰有兒子種為益畫策此爰叔亦益兄子善畫策疑即爰叔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

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已自安處也一日身挾大罪適欲自安而居處者

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言師古曰言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

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籍田無可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行事當足下

有宿宮故宜獻此園補注劉放曰城改成先謙曰文帝廟何不自主獻長門園如淳曰賈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已為宿館處所故獻之此上

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

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

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賈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

偃曰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

偃曰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

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

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請音才姓反補注先謙曰官列本儀作使引宋祁曰使景木作儀

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別得賞賜又隆天重地死無已塞責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

師古曰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師古曰卒讀曰猝酒音信又音塞補也

云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酒音信又音山歧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并如此臣必案許慎說文洒字解云

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台云洒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

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又音山歧反五字

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

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得獻觴上壽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

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

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曰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

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賤者之服補注劉攽曰敝當作蔽道入登

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

補注沈欽韓曰宋玉風賦臣嘗出行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門開

主人翁出主人翁三字所本

主迺下殿去簪珥

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

妾無狀

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而已見人也一日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

負陛下身當伏誅

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

師古曰董君綠幘傳講應劭曰幸人服也韋昭曰講形如射講弓縛往也董君綠幘傳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

隋禮儀志黑幘上下通服之庖人則綠幘古今注穰衣廝役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穰衣漢董偃綠幘青講加穰衣

射禮注遂射講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斂衣滑稽傳親有嚴容髮卷講鞞徐廣云卷收衣袖講臂捍也案此卑幼當

行酒供炙故亦服之與此傅講事同也列女傳文伯引衽攘捲淮南原道訓短袂攘捲鞞鞞皆足鞞束其袂以便手作即古今注云

攘衣者矣攘衣必須傅鞞鞞皆足鞞束其袂以便手作即古今注云

奴婢各三十人大置酒日皆緋講蔽膝此其證也別有禪衣無胡

之講非此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

師古曰贊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以胞人籠伊尹釋做肅禮祭統輝胞翟闞亦以胞

危爲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

師古曰上上坐補注劉敞曰賜衣冠上上者上殿

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

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

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鞞劔客輻湊

師古曰蹇音千六反鞞音鉅六反解

在藝文志董氏

補注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雜鞞之會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黃圖上林苑中有平樂觀先謙案平樂觀是觀名此觀字當屬下爲句不則於文不協

角狗馬

之足

師古曰角猶校也

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寶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

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

師古曰持戟列陛側補注先謙曰官本列作立辟戟而前曰

師古曰辟音類亦反

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曰人臣

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

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

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曰靡麗爲右奢侈爲務

師古曰右尊也補注先謙曰官

本注尊下

有之字是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

日徑由也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師古曰

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河魁師古曰

秋域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魁師古曰

姚本句末無也字又注河官本作云是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

伯姬燔而諸侯憚應劭曰

三十年經諸侯會于澶淵宋災故公羊傳會言其所為者錄伯姬也何注重錄伯姬之賢為諸侯所閔憂憚與但同

閔憂意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

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補注沈欽韓曰

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補注沈欽韓曰

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

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曰快寡人向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曰近寡

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詔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

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明年公有病易身豎貂相與作亂
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
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
身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
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
乎蒙衣袂而絕平壽宮蠹流出於戶蓋曰楊門之扉三月不葬

慶父死而魯國全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

公立已賂求之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

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

此門入交會於內故曰名焉補注何焯曰案東司馬門後已更名

故曰疏之不如蘇說也王念孫曰案從東司馬門下當有入字而

今本脫之据蘇注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則有入字

明矣御覽居處部一引此有入字先謙曰通鑑亦有入字胡注東

司馬門東闕內之司馬門也先謙案此納朔正言更名以避諱非

取交會之義為美稱也自此東交之名仍而不改外戚趙后傳會
東交掖門即東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
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
禮制自董偃始補注何焯曰如蓋王近幸下外人陽時天下侈靡

趨末

師古曰趨讀曰趨未謂工商之業

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

有道乎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

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為天下

補注先謙曰官本下作于是

富有四海身衣弋

師古曰弋黑梯色也梯厚縉

音徒反足履革舄

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

曰韋帶劍

師古曰但空莞蒲用韋不加飾

為席

師古曰莞夫雜也今謂之蔥蒲曰莞及蒲為席亦尚質也莞音完又音官

兵木無刃

如木而無刃服皮曰兵器

言不大治

衣緇無文

師古曰緇亂絮也絮音於粉反絮上無文絲也

集上書囊曰為

殿帷

師古曰集謂合聚也補注沈欽韓曰風俗通云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楹壁瑞軒檻皆飾以黃金其

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奢儉好醜不相副侷案未央前殿創自蕭何

合後世子孫無以加與文帝無涉集書囊為帷自可他處作障不

必即旋前殿應劭之論固矣東觀記舊制曰道德為麗曰仁義為

上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式不得上

曰道德為麗曰仁義為

準也準平法也於

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曰城中為

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

如清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

戶木上衣綺繡狗馬被纒爛師古曰纒五綵也爛織毛也即既

字未有是宮人簪瑇瑁垂珠璣師古曰瑇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

也二字設戲車補注周壽昌曰戲為戲弄之戲顏注衛紹傳云如今

依反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師古曰鼓古鼓字補注先撞萬石之鐘擊

雷霆之鼓師古曰言其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

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謂夫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

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言甲乙第之耳孟

絡已隨珠和璧天子龔翠被惡玉几而處卻走馬示不復用師古

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

走之馬也退也走馬善之豪釐差曰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補注沈欽韓

作傳曰知非易正文周壽昌曰文選任彥升竟陵文願陛下留意

宜王行狀李注引易乾鑿度云云本下多一而字察之朔雖該笑師古曰該音恢其下該謂謝諱發言然時觀察顏

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師古曰

傲為音上曰朔口諧辭給師古曰好作問之師古曰故動作之而

于偽反禮樂記注造也禮樂記注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

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曰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

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師古曰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

得其人矣譬若曰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師古曰孔丘為御史大夫

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

拾遺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師古曰子師古曰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呂其

壽昌曰弁與卜同弁嚴子師古曰皋陶為大理師古曰呂其師古曰后稷為司

即卜莊子選明帝諱改師古曰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屬少府故令作

農師古曰伊尹為少府之也師古曰補注周壽昌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

稅主天子內職也伊尹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故師古曰子贛使外國師古曰

以此屬之應注諺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師古曰子贛使外國師古曰

其有顏閔為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師古曰夏為太常師古曰有文

辨說師古曰為皆有德行也師古曰子夏為太常師古曰有文

而應劭曰子夏兩字總合為夔解云夔知樂故可曰為太常此

說非也補注劉攽曰作夔字乃是先謙曰官本注奪學字應劭下

無曰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

字是益為右扶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

官多太初二十年所改公孫宏為丞相在元朔五年薨在元符二年

下去太初二十餘年此文下云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云則

所引官名多不合疑朔此等雜文後有改易流傳轉寫致多謬外

也先謙曰此蓋傳寫者在以後官易前文也右扶風當為主爵中尉

否則三輔並數不當在季路為執金吾錢大昭曰亦自有勇力補注

京兆馮翊前下文蓋同季路為執金吾錢大昭曰亦自有勇力補注

契為鴻臚應劭曰禹作司徒敬敷五教是特諸侯王治民鴻臚主

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龍逢桀之臣也忠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

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

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仲山甫為光祿晉灼曰光

為典屬國應劭曰笑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

也

親親

也

夫諫

亦不

親親

也

為典

屬國

戎曉

其風

俗故

令為

之柳

下惠

為

典屬

國

戎曉

其風

俗故

令為

之柳

下惠

為

典屬

國

戎曉

其風

俗故

食采柳下謚曰惠以史魚為司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

其貞潔故為大長秋如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窮

道如矢無遠伯玉為太傅其過故令為之師古曰遠伯玉衛大夫

也名瑗孔父為詹事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

父讀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治邦邑也善王慶忌為期門

曰甫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治邦邑也善王慶忌為期門

曰呂其勁捷可為期門也師夏育為鼎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

鼎者也補注沈欽韓曰秦策夏育太史啟叱呼駭呼駭為旄頭應劭

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先謙曰或字誤當是師古拜為旄頭應劭

善射故令為旄頭今呂羽林為之髮正上向宋萬為式道候師古

而長衣縞衣在乘與車前師古曰拜音詣宋萬為式道候師古

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候引駕上酒

補注先謙曰式道候屬中尉見百官表官本注末有人字上酒

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

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補注周壽昌曰案寬之為御史大夫在元

封元年距公孫幾時已十有二年其中如司馬相如等入多已故

者此乃以方今兩字冠下相提並舉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

益徵此文雜出不能以事實繩之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

吾巨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辯知闕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

日何與猶朔對曰臣觀其齒牙樹頰師古曰頰音改言何如也

雷吐唇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頤頤結股腳連雁尻師古曰雁音改

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透造也偶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偶音

也篆文從齊此旅乃齊之省也莊子列御寇一命而呂鉅音義云

此則偃僕曲謹也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

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贈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

孫弘曰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

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喁而已師古曰喁

與謝同音竹交反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云朔任其子為郎又為

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

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

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

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

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詖諧辭數

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自自慰論其辭曰客

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澤都居也

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

不可勝數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胸臆也釋廢置也補

注宋祁曰數當作記字而不下添可字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二句自曰

智能海內無雙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毀學篇東方朔自稱辯則略消堅釋石當世無雙先謙曰史記智能作為則

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已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

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言行不盡言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言道行不言可

遺之行顏說非也遺者失也謂尙有過失之行先謙曰官本盡言作盡善是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

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同下八字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

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被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

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曰兵并為十

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

所本然鄭為韓所滅在周烈王元年去儀秦時已遠似不當有鄭也得士者疆失士者亡故談說行

焉補注宋祁曰故談說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周壽昌曰文選作故說得行焉周壽昌曰史記作說聽行通身處尊位

珍寶充內外有廩倉補注先謙曰史記無二句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

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補注先謙曰史記作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

補注先謙曰史記連四海之外曰為帶師古曰言如安於覆盂師古

有威振四夷句連四海之外曰為帶師古曰言如安於覆盂師古

日言不可傾搖補注周壽昌曰此下文選有動猶運之掌師古曰

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八字先謙曰史記同動猶運之掌師古曰

補注周壽昌曰文選作動發舉事猶運賢不肖何曰異哉遵天之

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
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補注宋祁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

大補注先謙曰史記無遺下十士民之眾竭精談說補注先謙曰

是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補注先謙曰官本募作募引

之史記作募義趙策寡人願募公叔之宋祁曰募當作募先謙案募

義以成胡服之功則疑作募義是也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

不得所由入也一日謂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

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補注宋祁曰常字當刪周壽昌曰文故曰

時異事異補注沈欽韓曰韓非五蠹篇世異則事異周壽昌曰文

和同雖有賢人無所立功二十六字先謙雖然安可已不務修身

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鶴鳴于

九皋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

公體行仁義補注先謙曰七十有二延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

日設施也信讀曰仲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李注云說苑太公七十

而相周案此出尊賢篇而荀子君道篇大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

舉而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年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皆作七封
十二與此同先謙曰官本延作迺是史記作逢文王得行其說封

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曰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

與攷同敏勉也補注周壽昌曰文選敏行上有辟若鷓鴣飛且鳴

修學二字先謙曰史記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辟若鷓鴣飛且鳴

矣師古曰鷓鴣音脊鴣音零補注周壽昌曰鷓鴣詩小雅作脊令左昭

七年傳引作即令釋鳥作鷓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地不為

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

聲補注沈欽韓曰以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道由也補注沈欽韓曰荀子詩云禮義之

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逸詩也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師古曰徒眾也補注沈欽韓曰自此至冕而前旒所曰蔽明

黻纁充耳所曰塞聰如涪曰黻音工苟反謂呂玉為璜用黻纁縣

黃縣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璜之縣也補

注沈欽韓曰大戴記作戴統姓也又晏子諫篇冕前有

疏惡多所見也結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

求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

棄也毋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亦蓋聖人教

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敏疾也補注何焯

言明有所遺者君道固然或有遺行獲在所恕不亟勸我以大今

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補注先謙曰上

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曰天下

匿迹范蠡佐句踐功成而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

也師古曰耦合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鄭

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

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日筦闕天日蠡測海服虔

音管張晏曰蘇孤也師古曰莞古管字蘇音來奚反蘇音平搖

反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辨物篇趙中庶子謂扁鵲曰以管窺天以

錐刺地方言蘇陳楚宋衛之間或謂之蘇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臣

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

之深乎先謙曰曰筵撞鐘注吳仁傑曰論衡篙不能鳴鐘篙當作

官本注搖作遙曰筵撞鐘注吳仁傑曰論衡篙不能鳴鐘篙當作

稟周官矢人注云筵讀為橐又橐人注云箭幹謂之橐集韻箭柄

通韻云檠者謂箭幹耳楚辭索瓊茅以筵尊王逸曰筵小破竹也

王莽傳以竹筵導其脉師古曰筵竹也說文筵維絲筵也四說

不同大意不離於竹五臣文選注乃云筵小木枝不知何所根據

說苑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挺豈以說苑字從木而為是說邪

韓文公詩寸筵撞鉦鐘音義云筵草莖也筵從竹而此以從艸釋

之誤矣案從艸之筵一曰屋梁莊別書舉筵與楹厲與西施郭象

曰筵橫而楹從司馬彪以筵為梁楹為柱案莊生本以筵楹大小

梁則失其趣矣先謙曰官本注唐作徒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蘇是觀之譬猶躊躇之襲狗服虔曰音縱

則小鼠也音精納補注洪頤煊曰釋獸躊躇鼠郭注小孤豚之咋虎

騎駒也亦名躡此服音所本先謙曰官本縱作躡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嚼也音仕客反補注沈欽韓曰吳子

圖國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之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

虎雖有關心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靡碎今曰下愚而非處

隨之死矣師古曰靡碎今曰下愚而非處

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曰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

也補注先謙曰若夫至此史記無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

進不稱往古曰厲主意補注王念孫曰案進不下亦有能字而今本脫之文選及藝文類聚人部八皆作進

不能又厲字皆作廣退不能揚君美曰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補注先謙曰默

默官木作默然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眾賢之上夙興

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曰輔

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

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今

先生進無曰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

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

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七癸反吳王曰可曰談矣寡人將竦意

而竄焉師古曰竦企待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於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

曰言不可談何容易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七

不可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

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或有說於目順於耳

快於心而毀於行者師古曰說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

何為其然也中人曰上可曰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補注先謙曰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闕龍逢深

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補注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

將曰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補注錢大昭曰今則不然反曰為誹

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師古曰戮及先人為天下笑補注何焯曰張湯譖顏異被誅

朔之言皆藥故曰談何容易是曰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

武帝之病也

進及蜚廉惡來輩等

蘇林曰二人皆村時邪佞人也孟康曰蜚廉

上有遂字輩作革沈欽韓云秦紀惡來革者蜚廉子說苑雜言子石曰惡來革長鼻決耳楚詞借誓來革順志而用國此輩字詆狂

文盛本及文

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曰進其身陰奉瑯瑤刻鏤之

好曰納其心

師古曰瑯瑤與彫同畫也

務快耳目之欲曰苟容為度

遂往不戒

補注先謙曰論語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此謂不以遂往之事為戒也

身沒被戮宗廟崩隍

國家為虛

師古曰隨讀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

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護人

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戾太子傳

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

微辭

師古曰說讀曰悅

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

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

也响音許于反

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

曰拂主之邪下曰損百姓之害

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補注王念孫曰顏注非也損當為捐言將

以捐除百姓之害非但減之而已也文選及治要亦誤作損唯漢紀作除則捐為捐字之誤可知先謙曰損捐形近易誤下文捐車

馬之用捐亦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故

誤損是其證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故

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補注錢大昭曰家開本積

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曰咏先王之風亦可曰樂而忘死矣

是曰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

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

反補注錢大昭曰懼漢紀作懼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而先生曰接

與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此二人者皆避濁世曰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師古曰開讀曰開

曰官本得發憤畢誠師古曰圖畫安危揆度得失師古曰圖謀

下有賜字曰官本畫並作盡引畢盡也上曰安主體下曰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

可幾而見也師古曰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曰干湯師古

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曰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

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曰正其身推恩曰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曰仁為本曰義為始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

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

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曰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曰如此龍

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

師古曰穆然靜思貌 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久也縣縣

連連殆哉世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補注先於是正明堂之朝齊

君之位補注先謙曰官本君下有臣字是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

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補注先謙曰官本損作捐是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

音于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曰子貧民無產業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

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補注先謙曰官本治作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

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

師古曰畜讀曰蓄補注王念孫曰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引此囹圄作

也囹圄守之也兩字不同義司馬遷傳深幽囹圄之中史記

秦始皇紀贊引過秦論虛囹圄而免刑戮其字拉作囹

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

讀曰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

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曰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

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之謂

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

禱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

注沈欽韓曰楚詞章句有東方朔七諫疑即八言七言不然從公

不應遺於劉向也又御覽三百五十有東方朔對驃騎難

孫弘借車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四百八十五東方朔別傳曰朔與

夕死而朝生者士凡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世所傳他

亦不必長貧也

事皆非也

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

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

師古曰喜音詩吏反為音于偽反

故令

後世多傳聞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令作今

而楊雄亦曰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

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

然朔名過實者曰其談達

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

而是柳下惠戒其子曰上容

應劭曰容身避害也

首陽為拙

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

死首陽柱下為工

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為工也補注吳仁傑曰當從集本作柳下為定

飽食安步曰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如清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

言正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補注周壽昌曰朔本集藏其諷子詩全為

云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

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遷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贊止節錄首陽以下六語先

謙曰官本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如注

注矣作也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古曰此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

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曰言此傳所已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已奇異妄附於朔故

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

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已博異間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者直略

反補注何焯曰此傳詳著其事者不欲異端之徒得假託於朔非

刺取叢勝以

博異聞也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終

漢書六十五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漢書六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 師古曰昆音戶門反補注錢大昭曰攷功

臣表賀是昆邪之子祖字衍景帝時為隴西守曰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

著書十餘篇 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賀少為騎士 補注周壽昌曰昆邪以罪

免故賀未嗣侯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

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

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曰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

功封南甯侯 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封南甯侯表亦作甯師古曰甯

侯上甯字作甯後再曰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曰浮沮將軍

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

師古曰沮音子闕反

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

繹侯

補注周壽昌曰武帝太初二年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師古曰督謂察視也

自公孫弘

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

師古曰比類也

石慶雖曰謹得

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

曰竄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

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迺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

曰主上賢明臣不足曰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師古曰殆危也

賀子敬聲

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曰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

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

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曰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

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

補注周壽昌曰游俠傳獨不敘朱安世以其造巫蠱之亂貽既國家不足稱俠也

聞賀欲曰贖子

補注先謙曰官本子下有罪字是

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

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師古曰斜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

相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久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破聲與陽石公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

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

曰甘泉宮在北山故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為人象人之祝詛有惡形謂之偶人偶並也對也補注劉攽曰使人巫多人字

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

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師

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補注錢大昕曰外戚王夫人傳云語在戾太子傳劉屈氂傳云語在太子傳上

俱稱戾園亦例之不一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丘勿反又音其勿反補注周壽昌曰此宗室為相

始不知其始所已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故據

高執而為邪師古曰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興美田已利子弟

賓客不願元元無益邊穀如酒曰戍邊卒糧乏不貨賂上流師古

相貪冒受賂于下故使眾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朕忍之久矣終不自革師古曰迺曰邊

為援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者自轉所已饒邊使內郡自

其過尙小未至死罪若以胡為援又豈得稱胡為邊乎使內郡自

省作車治作車已給軍用師古曰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

也省音又令耕者自轉文穎曰官本注在農下曰困農煩擾畜

者補注先謙曰畜重馬傷耗武備衰減轉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

使懷孕者為之傷耗已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補注先下吏妄賦

謙曰官本注無反字引宋祁曰故字下景本有反字

百姓流亡又詐為詔書曰姦傳朱安世逮捕也獄已正於理補注

劉敞曰獄合屬上其曰涿郡太守屈釐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

兩府曰待天下遠方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補注

武帝有意欲復惠帝高后時兩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曰澎戶

府之舊而本紀及表敘俱未載服虔曰澎音彭晉灼曰東海縣補注

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齊召南曰案地理東海郡無澎縣先

謙曰彭即彭也說詳表 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釐

挺身逃亡其印殺師古曰挺身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殺也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

丞相長史乘疾置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

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補注錢大昭曰景

十三王傳云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呂牛車為

檣師古曰檣櫛也遠與敵戰故曰車為檣檣用自蔽也一說檣望敵之樓也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師古

日用短兵則士眾多死傷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

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

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呂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檣制師古曰檣與矯同其字從手檣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京發武

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

水及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即舊營校之地補注宋祁曰持節發下

別本有兵字先謙曰發字下屬為一句別本誤長水宣曲胡騎皆長水校尉所掌見百官表營近長水故以為名皆曰裝

會侍郎莽通使長安

補注劉放曰以當作已先謙曰官本攷證云莽通武紀作馬通本姓馬也後漢明德皇后

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其姓為莽見孟康注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

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曰予大鴻臚商丘成

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

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權並音直孝反初漢節純赤曰太子

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曰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

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

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任安傳安為北軍使者護軍太子

立車北軍南門外召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

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

師古曰歐與驪同補

注先謙曰通鑑胡注廟記曰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五步六

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

分爲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直市柳市先謙案此時倉卒烏泥失之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補注先謙曰逢丞相軍合戰五

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也丞相

附兵浸多師古曰浸漸也太子軍敗南奔覆益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

門曰覆益城門一號杜門補注先謙曰胡注黃圖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太子戰敗長樂閣下南奔覆益城門而出亡也會夜

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

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釋

放也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

也大夫何曰擅止之勝之皇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

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補注先謙曰褚補史記安答

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下安吏誅死

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

謂元功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

為德侯成為程侯孟康曰程音姪在濟陰成武今有亭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

坐誅其隨太子發兵曰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焯煌郡師古曰非其本

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曰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師古曰

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湖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

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治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稱

君侯師古曰楊惲傳正常謂惲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

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為通矣補注周壽昌曰顏駿如說雖是而不盡然也楊敞傳為丞相封安平侯敞夫人謂敞曰使九

卿來報君侯亦列侯為丞相稱君侯之證正常借尊稱以詔惲非典故也如據漢舊儀為說自是正論後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

漢以來凡尊官俱稱君侯六朝更濫矣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師古曰如若也

屈釐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

為屈釐子妻故其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

夫人曰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其禱

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釐

廚車曰徇

師古曰廚車較食之車也徇行示也

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

補注先

注長安城中入街華陽其一也

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

補注周壽昌曰項安世云田千秋好乘小車子孫遂為車氏案其子田順嗣侯尚為田氏則更

為車氏之說未確

其先齊諸田徙長陵

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千秋為高寢郎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

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

上急變訟太子冤

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

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

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

麗

補注周壽昌曰麗字不訓美好公孫宏傳亦有此語言其容貌俊偉而光明也

武帝見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

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

教我

補注何焯曰千秋高寢郎又自言白頭翁教之言故曰此高廟神靈使公

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

千秋為大鴻臚

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補注朱一新曰立拜特言其速顏因上有召見字曲為傳

合耳賈捐之傳立拜為冀州刺史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

立止皆與此義同豈亦立見乎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

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

閱即閱閱猶門第也門在左曰閱門在右曰閱史記功臣年表人

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閱積日曰閱後漢章帝紀或起朔故不繫

此同意特曰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

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

曰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

上書即得之矣補注蘇與曰妄一男子當作一妄男子晏子諫

者還道單于語武帝曰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迺貫之師古曰貫

釋放之也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師古

其下亦同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

欲寬廣上意尉安眾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曰漢書注

大昭曰胡建傳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注云尉者自上安之也

韓安國傳云猶頗可得尉士大夫心師古曰故尉安之字正如

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案王嘉傳遣使者賜金尉厚師丹傳有以尉復師傳之臣翼遂傳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宣元六王傳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王莽傳宜令州郡且尉安之皆不從心 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其上壽頌德

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

與娛 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

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補注劉放曰既云自左丞相流及士大夫則不及太子時人也朕曰一

食者累月迺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

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督察視也廷尉治

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鞫問也補注先謙曰鞫謂明治其罪曩者江充先治

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呂椒和泥塗壁取其温而芳也呂及敬

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補注先謙曰敬聲公孫賀子禹李廣孫事見廣

傳疇倚通借字 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御史中丞

發謂發其事 在殿門蘭臺掌圖籍祕 書据此蘭臺在殿門外至今餘巫頗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往尚為

巫頗脫逃在外補注先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補注先

尚為蠱不止補注先木其敬不舉君之觴補注先周壽昌曰臣下上壽允之則曰敬舉君

作其敬不舉君之觴補注先如田千秋是也後書明帝紀十七年百官公卿奉觴上壽補注先謹謝丞

制答之末云不敢有辭其敬舉觴蓋中興後制尚如此補注先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告也館宮舍也補書曰毋偏毋黨王

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毋有復言師古曰不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

鈎弋夫人男為太子師古曰鈎弋宮名也昭帝母趙拜大將軍霍

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

道少主師古曰道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師古曰年幼故

宋祁曰正文未任王本作未堪補注先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

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

侯治外宜有已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師古曰督視也補千秋曰唯

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曰此重之每有吉祥嘉

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

補注先謙曰益漸進也

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曰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補注先謙曰此議因于秋不言宏羊力持鹽鐵卒不能罷但罷榷酤而已班於贊中痛責千秋而附

宏羊誅滅事於此傳末所以深致其不然也

千秋為相十二年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

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曰虎牙將軍擊匈奴

奴坐盜增鹵獲自殺

補注錢大昭曰表作虜獲鹵虜通用字

國除

補注周壽昌曰千秋尚有弟為鹵谷

開都尉一子為雒陽武庫令見魏相傳

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曰為國家興權

筦之利

師古曰權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即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權解在昭紀補注宋祁曰權從木俗從才者非

伐其功

師古曰自矜其功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

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

師古曰訢字與欣同

曰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

孟康曰故于乘

縣也被音罷師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古曰音皮彼反

之使持斧逐捕盜賊呂軍興從事誅二千石呂下勝之過被陽欲

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錕也欲斬人皆伏於錕上也錕音竹林反仰言曰使君顓殺

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今復斬一訢不足呂

增威不如時有所寬呂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音土戴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死

功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實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

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

脩治供張辨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補注錢大昭曰辨古辨字攷工記云或審曲面執以辨民器鄭注辨猶

具也釋文辨皮莧反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告有司具鄭注具猶辨也易剝牀以辨徐音辨具之辨說文辨字在新附中先謙曰官本

辨作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

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呂列侯與

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豫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

咸女莽篡位宜春氏曰外戚寵

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

莽族相涉故曰侯號稱之耳莽本曰與諱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補注宋祁曰掩一作

卜自訢傳國至玄孫莽敗迺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

補注先謙曰又為長史見昭紀及燕王旦

傳霍光愛厚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倉補注先謙曰官本倉

皆作蒼知上官桀等反謀曰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迺移病臥師古

曰移病請曰書言病一曰曰病而移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請曰作謂移曰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曰

問蒼延年皆封敞曰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問之後遷御

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

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

應之辭也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敞夫人遽從東箱師古

曰遠速也補注何焯曰敬夫人是後妻非司馬遷女親下憚傳中後母無子之文可證謂敬曰此國大事今

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心與大將軍同心猶

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延年從更衣還敬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

帝即位月餘敬薨補注周壽昌曰帝六月即位敬以八月薨諡曰敬侯子忠嗣曰敬居

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憚字子幼師古曰憚音於粉反補注朱一

新曰監本憚下重一憚字提行先謙曰官本重憚字提行曰忠任為郎補常侍騎師古曰為騎

謂之常侍騎也憚母司馬遷女也憚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曰材

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憚先聞知因

侍中金安上曰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憚等五人皆封補注錢大

闕本作有功案功臣表是時同日封者張章董忠憚為平通侯遷

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

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補注錢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

大昭曰此郎非尚書郎是宿衛郎非休沐或至歲餘不得沐其

常得在外也貧者賣病皆曰沐假償之也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

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

貨賂流行傳相放效師古曰放憚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

農曰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繇之

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曰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其疾病休

補注宋祁曰簿書給繇之長也別本給作餘無繇字謁洗沐皆曰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弟有行

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

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祿勳補注錢大昭曰加

然孝文時賈山上至言已云又選其親近用事初憚受父財五百

賢者使為常侍諸吏則官制久矣萬及身封侯皆曰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憚憚盡

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曰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憚居

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憚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及政治之能也又

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已其能高人由是

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曰是敗師古曰長樂者宣帝

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服虔曰兼

行天子事先隸習威儀也師古曰隸音戈二反補注錢大昭還謂

日隸閔本作肆下副帝隸及注同先謙曰官本同隸肆古通還謂

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隸稔侯御師古曰我副帝隸而稔侯

謙曰稔侯金賞也音丁故反補注先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

憚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憚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師古曰犇古

先謙曰高昌侯董忠憚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師古曰

音丁禮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曾字門闕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

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憚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

脛直貌也補注周壽昌曰脛脛即脛脛通借字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活真人所

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召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師古曰

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解在東方朔傳窶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己有妨補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何焯曰真

人猶云誠若人言也李注非先謙曰官本注不得入穴下有也字窶數非戴器詳東方朔傳又中書謁者令宣

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錄也視讀曰示補注先謙曰中書

謁者令成帝改為中謁者令見百官表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

于不來明甚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來朝故惲云惲上觀西閣

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已

得師矣師古曰過此謂經過過此也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

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

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已

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已至今猶不亡也古與今如一丘

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憚妄引亡國曰誹謗當世無人臣

禮又語長樂曰正月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

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

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行必不至

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補注先謙曰官本言下有也字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曰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

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謚左也奏憚

不服罪而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欲令戒飭富

平侯延壽師古曰飭與敎同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

曰言不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憚語自

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憚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

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毋泄憚

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

憚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

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詖惡言師古曰詖與妖同大逆不道

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家

居治產業起室宅曰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

知略士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

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補注朱一新曰監本作為稱

舉先謙曰官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晦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晦與暗同補

注先謙曰官本一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

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曰獲爵位終

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已所不及

師古曰蒙蔽督視也補注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

先謙曰官本蔽下有也字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猥曲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

過師古曰逆足下之意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師古曰論

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師引之故政略陳其愚唯

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

領從官補注何焯曰中郎將光祿勳所領皆宿衛士故曰總領與

問政事師古曰與曾不能已此時有所建明已宣德化又不能與

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

空也不稱其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

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已夷滅不足已塞責師古曰塞豈

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巨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

游道樂已忘憂小人全軀說已忘罪師古曰說竊自思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已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補注

日官本戮灌園治產已給公上師古曰充縣不意當復用此為譏

作勁是

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父至尊

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既已也補注劉敞曰憚但云送終

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享羊魚羔

斗酒自勞師古曰魚炙肉也即今所謂鱸也魚音步交反應家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享作烹

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已節歌師古曰而呼烏鳥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囊叩缶彈箏博牌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而

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曰畝百

官也言豆者真實之物當在困倉零落在野喻己見放棄也其前

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師古曰其豆莖也音基須待也補注周

壽昌曰張晏詳作詩注文致周內顏注取之竊意宣帝惡者書中

君父送終數語蓋先時戴長樂告憚罪有昭帝崩今復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衰低卬師古曰衰古衣袖字補注先謙頓足起舞誠

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

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補注錢大昭曰貢禹

以上家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師

憚免為庶人故欲為賈豎之事曰栗竦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眾尚何稱譽之有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補注宋

字當剛先謙曰官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師古曰

本意上有之字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今

子尚安得曰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應劭曰段干木田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

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頃者足下離舊

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子弟貪鄙豈習俗

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

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為達道今乃

見子之志與我不同也補注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師古

先謙曰官本注也上有者字師古之也言子當自勉厲已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又憚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

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師古曰杜延年前曰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

薄又有功且復用憚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憚素與蓋寬

饒韓延壽善諄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

事誅會有日食變駟馬猥佐成上書告憚如淳曰駟馬已給駟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

吏有佐名成者補注先謙曰通鑑注未者引作也是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

廷尉案驗得所子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師古

曰當謂處斷其罪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以書中有君父送終語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

正憚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憚厚善

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補注錢大昭曰案杜

業傳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

蔡義河內温人也呂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

逮眾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眾敏錢物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

覆盜城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

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

而不棄人倫者竊自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

師古曰燕安息也閒讀曰閑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說讀曰悅

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

楊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呂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

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師古曰俛即俯

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補注劉敞曰俛讀如本字自可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

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師古曰顓與專同其後類此

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呂為人主師當為宰相補注周壽昌曰義校

經昭帝故云何謂云云
師古曰云云眾語謂
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也義為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師古

曰屢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之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作遷也無之字引宋祁曰遷也改作遷之曰高弟入為右

扶風遷太僕補注先謙曰官本弟作第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

疾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迺歸及吉

病甚上自臨問曰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

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曰萬年任為

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

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

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

教咸調也

師古曰大要大歸也韻古諂字也

萬年迺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

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曰下

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

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

咸素善雲

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

晉灼曰雲從咸刺探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

於是石顯微

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

師古曰掠笞擊也首力向反

減死髡為

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曰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

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

史北海東郡太守坐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

南陽太守所居曰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

師古曰府

謂郡之府補注宋邢曰輸府下當添下字

曰律程作司空

師古曰司空主行役之官補注先謙曰司空說詳賈誼傳

官本注行

為地曰木杵春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

曰鉗在頸鉗在足皆曰鐵輒加罪督作劇不勝痛劇苦又被督
察答罰既多自較死歲數百千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死下有者字久者蟲出腐爛

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曰

自奉養師古曰調徒釣反補注先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然操持

掾史師古曰操持也音于向反補注先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

不得踰法公移敕書曰師古曰公然移書曰約敕也補注周壽昌

不得為敕之語師古注此故云移書約敕案之本文則云敕書不

云書敕也蓋漢時敕為上命下之辭凡官長行於掾史祖父行於

子孫皆可稱敕韓延壽傳敕功曹議罰白孫費傳賈敕曰今日鷹

隼始擊當順天氣後書張奮傳臨終敕家丞又奮稱純遺敕固不

肯受歐陽氏集古錄書韓敕碑後云書無以敕命名者秦制天子

之命稱敕漢用秦法臣下豈敢以敕命名而繁陽令楊君碑陰有
故民程敕字伯嚴是漢時不獨一韓敕董道廣川書跋云南齊時
有劉敕為始興內史是名敕者不獨漢為然歐陽或攷之未審也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

服師古曰執讀日熱音之涉反

令行禁止然亦曰此見廢咸三公少顯名於

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在咸後皆曰廉儉先至

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

湯子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師古曰子公湯之字後竟徵入為

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臧師古曰鈎音工俟反沒入辜權

財物師古曰辜權專固也補注王念孫曰程方進傳多辜權為姦

罪念孫案辜權或作辜較又作嫫權一切經音義二十引漢書音

義曰辜固也較專也謂規固販鬻專略其利分辜權為二義已失

之迂師古乃訓辜為罪訓權為專又云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

辜罪則其謬滋甚今案辜權雙聲字也廣雅婢權都凡也故總括

財利謂之辜權略陳指趣亦謂之辜權孝經蓋天子之孝也孔傳

曰蓋者辜較之辭劉炫曰辜較猶梗槩也孝道既廣此纒舉其大

略也梗槩與辜權一聲之轉分言之則或曰辜或曰權武紀初權

酒酌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沽醢官開置如道路設木

為權獨取利也王莽傳豪吏猾民辜而權之廣雅婢權也是辜權

二字分而言之亦都凡之意也先謙曰官本注辜下有罪也二字

据翟方進傳注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鈎盾掖庭官吏舉奏案論畏

則有者是也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

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師古曰

受所監法解在景紀補注周壽昌曰案即今律監守自盜也注引如氏云云是漢律最重而陳威僅坐免官殆所取未足十金也先

謙曰官本注景下有帝字而官媚邪臣陳湯曰求薦舉苟得無恥紀下有整式亦反四字

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方進復奏免之補注先謙曰當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與方進傳參證

故郡補注先謙曰胡注後書陳寵傳寵之留祖陳咸不仕莽世雖亦居師各是一人昌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

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

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遷淮陽相昌高弟入

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官本弟作第

與京房論議免補注齊召南曰案公卿表弘以永光二年為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据京房傳但言房見道幽厲

事出為弘言之弘坐免為庶語在房傳人與此傳合表云自殺誤也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曰治亂皆對願罷

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

利然後化可興補注錢大昭曰後下南監本闕本俱有教字先謙曰官本有教字御史大夫弘羊

曰為此乃所曰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廢也下國家大

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

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補注錢大昭曰相當作桓先謙曰官本作桓宋世諱桓缺末筆因訛而為桓也治公羊春秋

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

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曰究治亂成一家之

法焉其辭曰補注先謙曰官本相作桓是觀公卿賢良文學之

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不與己志同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補注宋

下當添先字錢大昭曰朱生鹽鐵論作朱子伯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

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

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反辯者騁其辭斷

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新辯爭之貌行行剛彊之貌也斷音牛斤反行音胡浪反補注周壽昌曰鹽鐵論作問問焉侃

侃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補注錢大昭曰鹽鐵論作劉子雍推言王道

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曰矯同其彬彬然

弘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懣譏

公卿師古曰憊音滿又莫本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又下有音字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汝教反可

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

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

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

而行多怨也怨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宮榮謀

也反誅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

易坤卦六四爻辭曰括囊無咎無譽言自閉彼哉彼哉師古曰論語云或問

慎如囊之括結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自作口

與虛受堂

七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彼人哉作彼人者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

士不能正議曰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曰說其上師古曰說

讀曰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

意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

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其反補注錢大昭曰今本論語選作

算選算古字通那風威儀棊棊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傳注絕交

論引作不可算也於賦新本棊棊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傳注絕交

賦注引作舞則纂兮纂即算也周語纂修其緒史

記周本紀作遵脩徐廣曰遵一作選是選算同

公孫田劉王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終

漢書六十六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漢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 補注沈欽韓曰西京雜記楊貴字王孫京兆人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

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 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 師古曰致至也補注劉敞曰顏說非也 及病且

終先令其子 師古曰先令為遺令補注先謙曰吾欲贏葬曰反吾

真 師古曰贏者不為衣衾棺槨者也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贏音郎果反補注劉敞曰形魂復歸于土此其所謂反真也何自

然之 必亡易吾意 師古曰易改也 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曰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 師古曰重難也 欲從其

心又不忍 補注錢大昭曰闕本其 迺往見王孫友人邴侯 師古曰邴侯

賀之孫承嗣者名它邠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補注沈欽

表邠侯它以元光三年免侯帝紀元光二年行幸未得詣前師古

雍祠五時則邠侯書所云從祠雍即在元光二年至也至前言求見也補注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補注先謙曰

先謙曰官本注求作來是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補注先謙曰令死者

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

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

師古曰區小意也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

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師古曰言踰吾是曰羸葬將曰矯世也師古

曰正曲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曰相高靡財單幣腐之

地師古曰靡散也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此真與暴骸

於中野何異補注先謙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補

王念孫曰終字師古無音蓋讀始終之終案淮南精神篇注化猶死也既言終而又言化則復矣終當讀為眾祭義眾生必死死必

歸土故曰死者眾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眾之為終歸者得至化

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

曰華眾厚葬曰鬲真師古曰鬲與隔同其後並類此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

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

也師古曰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子云骨肉下歸於土是曰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反裹曰幣帛

鬲曰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補注沈欽韓曰御覽入

日亡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尸終不朽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

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錄是言之焉用久客師古曰言不用久為

注先謙曰歸土則與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園葛藟為緘服虔曰

為一久不歸是客也款空也空木為園師古曰園即墳字也積小棺也藟葛蔓也一日

藟亦草名葛之類也緣束也藟音力水反緘音工咸反補注沈欽

韓曰墨翟節葬篇堯北教乎北狄道死葬堯山之陰衣衾三領殺木之棺葛以緘之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無通臭尸子舜葬南巴

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殯師古

之先謙曰官本款空也款作窾師古曰尚崇也言生

絕也補注先謙曰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

不至泉是不亂也師古曰尚崇也言生

謙曰尚謂尊奉聖王不勞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師古曰

稱也亦今費財厚葬爾歸隔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

指趣也師古曰於諫曰戲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諫曰祁侯曰善遂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北軍各

建未得真官兼守師古曰於諫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

未得真官兼守師古曰於諫曰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而建

云丞於用法疑若兼守正何疑之有自是其時無正耳齊召南曰

案後文御史穿北軍壘垣則建守北軍正丞也何焯曰以軍正之

丞故係正言之猶上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目尉薦走卒

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補注王念孫曰

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案如說是也薦藉一聲之轉尉

薦猶尉藉耳何奴傳慰薦撫循漢紀作慰藉是其證慰與尉通若

以薦為舉薦則上與尉字不相比附下與甚

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得其心及殷勤甚備之文皆不相連屬矣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北軍壘垣曰為賈區

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

區廕者衛官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其下亦同 謙曰官本注官作宮是北軍壘中壘校尉所掌見百官表 建欲誅

之迺約其走卒

師古曰曰

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

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

師古曰校者軍

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補注沈欽韓曰廣雅釋器堂皇壁也駟釋宮無室曰榭郭云即今堂煌案今為講武榭 建從走

卒趨立堂皇下拜謁因上堂

補注錢大昭曰堂下脫皇字南監本闕本皆有先謙曰官本有皇字 走

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

史

補注王先慎曰御史上脫監字傳前後並有監字

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曰建亦已

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曰威眾誅惡曰禁邪

今監御史公穿軍垣曰求賈利

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

私買賣曰與士市不

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曰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

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

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

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蘇說近之補注沈

欽韓曰說苑作理法李理義同兵陰陽家黃帝李法十六篇下軍

法乃漢南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

北軍制也師古曰窬

踪繇讀與由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師古曰

同下皆類此師古曰

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補注先

謙曰官本呂作已引宋祁曰已改作以二千石呂下行法焉孟

日二千石謂軍中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

校尉都尉之屬師古曰

日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呂臣謹呂斬昧死呂聞制

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反累音力瑞反師古曰司馬法

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馬法

解在圭父偃傳詔言在於軍中何用文吏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

議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兵書上無亦字

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師古曰慮謂

請先為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

之意也師古曰

法天子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

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矯恣

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容射殺之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昭帝始元六年守京兆尹客臧公

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補注齊召南曰案渭城屬右扶風在長安稍西即秦

故都咸陽也此時蓋主第在渭城故建圍之以索賊耳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

客往犇射追吏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

游微傷主家奴補注先謙曰此僕射是主家僕射百官表云僕射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此僕射蓋公主宮人領

事建報亡它坐服虔曰言游微奉公無它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

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公主之宅知吏賊

傷奴辟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迴也報論也斷獄也為報故言有故也不窮審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

言為游微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遊補注朱一新曰注南監本斷獄下無也字窮盡上有不字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有不字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補注周壽昌曰光傳云先是也

時休沐出桀輒入代下吏捕建建自殺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訟賢篇東海成顯河東胡建

以術蒙舉起卒伍為縣令文學曰二公懷精白之修行忠正之道不避強禦卒為眾枉所排周壽昌曰掘鹽鐵論賢良文學議在昭

帝始元六年二月己丑建不得其死則此必是年正二月事 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補注王先慎曰通請交通借客報仇古師

日借助也音子夜反長八尺餘容貌甚壯自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

白子友受易補注齊召南曰案儒林傳東海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為博士由是有白氏學然則白子友當即白光但

彼云字少子此云子友字不同耳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侗

儻大節師古曰儻音吐歷反當世自是高之補注何焯曰成帝以後士皆依附儒術容身固位志節日微卒

成王氏之篡史家於朱雲深有取焉特為立傳蓋激於張孔之徒爾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

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丞者其人名嘉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

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

武忠正有智略可使呂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呂盡其能上迺

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呂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

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

動而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謀也稱臣執權之官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官作臣今嘉從守丞

而圖大臣之位欲呂匹夫徒走之人補注錢大昭曰走南監本闕本作步先謙曰官本作步

而超九卿之右非所呂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

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

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呂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

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猷稱雲師古曰猷曲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猷

猷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

驗呂明好惡嘉竟坐之補注何焯曰貢禹雖賢然爲石顯所薦朱雲好大節又從謙望之受經此固顯等所

畏惡也衛之對嘉之坐其或有使之者歟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

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

乘貴辯口師古曰乘因也言因藉尊貴之權也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

雲者召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之裳音子私反補注沈欽韓曰孔安國鄉黨注衣下曰齊皇侃云裳下纓

也師古謬為裳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挂五鹿君師古曰挂刺也

距也音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嶽嶽長

大昕曰嶽即顯字說文顯并面岳岳也沈欽韓曰西京雜記長安

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嘆曰爾栗嶽反能爾

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裏糧從雲與言莊不能對繇是為博士

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補注何焯曰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

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

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

身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周書君奭之

闕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此呂為言而咸

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疏作書引宋祁曰上書越本作上疏而咸

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羣臣朝見上問

丞相呂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無時陳咸在前

聞之呂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

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

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曰私語雲為

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曰咸為御史中丞而後知雲亡命罪人

而與交通雲曰故不得師古曰吏上於是下咸雲獄滅死為城旦

補注宋祁曰獄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補注先謙曰官至成帝時

丞相故安昌侯張禹曰帝師位特進甚尊重補注劉敞曰故字常

侯如故也錢大昕曰禹以成帝河平四年為丞相鴻嘉元年以老

病乞骸骨賜安車駟馬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此稱位特

進則在罷相後故雲但斥言安昌侯張禹不言丞相而成帝亦但

以廷辱師傳罪雲也文當云故丞相安昌侯今本轉寫誤耳王念

孫曰治要引此正作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

不能匡主下亡曰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

素餐者德不稱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

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呂厲其餘
師古曰尙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

孫曰案佞臣一人下原有頭字而今本脫之後漢書楊賜傳注初

學記人部中白帖十三九十二御覽兵部七十三人事部六十八

九十三引此竝作斷佞臣一人頭漢紀通鑑同沈欽

韓曰唐六典武庫令職注陌刀長刀蓋古之斬馬劍

上問誰也對

曰安昌侯張禹補注先謙曰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

師傳師古曰訕諷也音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

所諫反又音剛前欄也雲呼曰也音火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師古曰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殺御

紂之諸父皆曰諫而死故云然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若表也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

之臣敢曰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補注

先謙曰官本

治下有殿字上曰勿易因而輯之呂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

補合之也旌表也補

注沈欽韓曰容齋隨筆至今宮殿正中一開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自漢以來相傳如此雲自是之後不復

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出字所過皆故事焉薛

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音七

庸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曰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

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曰我為吏乎補注王鳴盛曰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

門東向開之遊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也然則屬吏

皆從當庭中門入東閣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

而雲言乃如此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

其獨項可見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

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曰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椁

師古曰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土周於椁冢壙裁容椁也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

學補南昌尉師古曰豫章之縣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師古曰附

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補注王先慎曰求假軺傳師古

下云陛下距臣者三矣明上變事者三數字混言之師古

日小車之傳也韜音透傳音張戀反補注沈欽詣行在所條對急

韓師古曰晉書輿服志一馬曰韜車二馬曰韜傳政師古曰條對者一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

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師古曰

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補注周壽昌曰百官表鳳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反永始二年山陽鐵官蘇令等反補注

書中有此二事則必在永始二三年矣距鳳死已八九年則是時

以下云云疑有舛誤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逖遁秦歸漢

制作儀品師古曰逖逃也補注沈欽韓曰玉海六十八論衛曰高

通漢儀十二篇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日先箕子

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箕子紂之諸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也師古曰不及恐失之也轉圜言其順聽言

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古曰直取其功不論陳平起於亡命

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目故天下之士雲

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

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曰舉秦如鴻毛取楚

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輕拾遺言其易也此高祖所曰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亡讀曰無

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而來即帝位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師古曰

曰召讀音距依反循高祖之法加曰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師古曰幾音距依反

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

滅周公之軌師古曰軌法也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

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補注錢大昭曰文南監本闕本作武先諫曰官

本武是說至言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注先諫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

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薦舉及軍功也廉茂材稱廉茂材稱廉茂猶抱朴

子審舉篇魏書高祖紀附書禮儀志稱秀才孝廉為秀孝也是曰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曰赴

關廷自街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

其計升平可致

張晏曰民有三
年之儲曰升平

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

安王緣閒而起

補注錢大昭曰安王二字當乙朱一新
日監本作王安先謙曰官本作王安

所曰計慮

不成而謀議泄者曰眾賢聚於本朝

師古曰本朝漢朝也

故其大臣執陵不

敢和從也

服虔曰臣執陵君也師古曰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
也補注王念孫曰案此言漢多賢臣故淮南大臣不敢

與王俱叛故曰其大臣不敢和從也執陵二字與上下文皆不相
屬蓋涉後文執陵於君而衍而服注以爲臣執陵君則所見本已

衍此二字

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

孟康曰成帝鴻

嘉中廣漢男子
鄭躬等反是也

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

隨和李奇曰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補注劉敞曰漢氏世寶隨和
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先謙曰劉說

又是何物耶仍如李解爲是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

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

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曰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
之詩也已解於上

廟堂之

議非草茅所當言也

補注先謙曰
官本議作議

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

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呂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

呂致大也

師古曰九九算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補注沈欽韓曰事見說苑尊賢韓詩外傳三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

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入十一注九九者乘除之原也夏侯陽算經曰夫乘除之法先明九九一從十橫百立

千僂千十相望萬百相當滿六已上五在上方六不積算五不單張上下相乘實居中央言十自過不滿自當以法除之宜得上商

從算相似橫算相當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

天下士所呂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

師古曰秦武王即孝公之

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

繆公行伯繇余歸德

師古曰即秦穆公也伯繇曰霸繇諫口由

今欲致

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尙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

秩呂升斗之祿賜呂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

師古曰懣音滿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發憤懣下

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

然睹矣

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

夫呂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

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

時務師古曰若此者亦亡幾人師古曰無幾言不故爵祿束帛者

天下之底石高祖所呂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石也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呂喻國政

此厲字緣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呂為漢歐除倒持泰阿投楚

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治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

喻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

呂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師古曰辟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

下亦同補注先謙曰元紀宣帝言漢朝迺欲自三代選舉之法取

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補注

日而當師古曰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古曰益嫂晉文召天王

齊桓用其讎師古曰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用亡益於時不顧逆

順此所謂伯道者也補注王念孫曰案亡益於時四字與上下文

桓而言言霸主之舉事但求有益於時而不顧理之逆順一色成也今本作亡益於時益涉後文亡益於時有遺於世而誤

體謂之醇補注先謙曰官本醇作純是白黑雜合謂之駁欲曰承平之法治暴

秦之緒師古曰緒謂餘業也猶曰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補注沈欽韓曰淮南詮言訓滌杯而

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

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錄忍

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蒙被也聞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

廷尉而死者眾師古曰呂其所言為不急而罪之也自陽朔呂來天下曰言為諱朝

廷尤甚師古曰妨人之口法禁嚴切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

正何呂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

曰非所宜言大不敬曰此卜之一矣補注王念孫曰一矣二字文不成義一矣本作可見矣言

以此卜之可見羣臣之承順上指也可見矣三字與上文何以明

其然也正相呼應今作一矣者脫去見字又脫去可字下牛耳漢

紀孝成紀正作以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曰厲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臣無益者也及至陛下戮及

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曰言為戒最國家之

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師古曰杜塞也數御十月之歌

孟康曰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大盛也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

周公作之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

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曰致

眾賢則明視於四方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曰呂益隆

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呂來日食地震呂率言之三倍春

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極多不可比校而數也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

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

也危亡漢興呂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

之為右師古曰務全安之此為上當與之賢師良傅教呂忠孝之道今迺尊寵

其位授呂魁柄師古曰呂斗為魁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

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補注先謙曰遂猶竟也成帝久亡繼嗣福呂

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呂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

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

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橫分謂身首分離也守職

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

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補注先謙曰歷歷字同

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故引之也補注先謙曰歷歷字同

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日丹淹泥塗殿上也當戶牖之法坐

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展言負展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官法駕也坐音才卧反補注王鳴盛曰戶牖之法坐即尚書顧

命篇所謂牖開南嚮是也先謙曰官本注負作自引宋祁曰自展當作負展也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

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自不安食所自忘味也願陛下深省

臣言師古曰省察也臣聞存人所自自立也墜人所自自塞也善惡之報

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君也六國齊楚韓魏趙燕補注先謙曰

官本注趙燕作燕趙隱士不顯佚民不舉師古曰佚與逸同絕三統滅天道是自身

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曰身為燕丹張良所謀子二世見殺孫謂子嬰所謂墜人自自塞者

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

帝之後於前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并祀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自姬姓

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李奇曰言其多所謂存人自自立者也今成

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

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呂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

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畱在宋者於孔子為祀列故尊而不名也補注先

諫曰官本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呂為殷後禮

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如適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

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也孔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補注

子雖庶可為殷後師古曰適讀曰嫡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呂諸

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

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兩曰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

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曰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幼人弗及知乃

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不敢臣補注齊召南曰案大傳

伏生所著其說王啟金縢在周公既葬之後史記魯世家即用其

說朱一新曰示天下監本有下字先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

里孔子舊里也言除此之外更無祭祀孔子者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庶人也呂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

尼之素功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

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注補

先謙曰言前無所承後聖必曰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

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補注錢大昭曰武帝上閩本有初字先謙曰官本有初字始封周後姬

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

子孫絕不能紀師古曰不自知其昭穆之數也時匡衡議曰為王者存二王後所

曰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

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

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

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般人

也。堯師所共傳。宜曰孔子世為湯後。上曰其語不經。師古曰不遂合於經也。

見履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曰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

主。後推迹古文曰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

殷紹嘉公。補注錢大昕曰孔何齊初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先謙

日居家疑當作家居常曰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古曰顯福

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曰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

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棄妻子去之後

云做字幼儒。補注先謙曰官本儒作孺是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

經為博士。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儒林傳吳章字偉君受尚書於許商平帝曰中山王即帝位

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曰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

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師古

讀與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曰血塗莽門。補注錢大昭

本闕本有第字先諫日官本有第字若鬼神之戒冀呂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

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

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曰為惡人黨皆當禁

固補注錢大昭曰固南監本闕本作錮周壽昌曰石慶陳成等傳皆作禁錮固即錮也後漢黨錮之禍自莽倡之先謙曰官本固

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曰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為敞時為大司

徒喙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膽反補注沈

欽韓曰廣韻云姓出自祝融之後西京雜記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平陵人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

山南嶺嶺上案傳作云敞彼為曹敞參錯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

布表奏曰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

輔職師古曰為呂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補注周

漢魯國王莽時改為郡漢書僅此一見東漢復為魯國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復病

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曰不得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

與之論道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無識者也狷音工採反補注宋

補注漢補注何焯曰漢添於道二字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諸陵無不為赤

眉所發故班氏特追稱楊王孫之志立傳以諷曉當世稱朱雲多

代其言始皇所謂借秦為喻不敢謗議上及山陵也也疾時人妄有述作非有

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也實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伐姦隙軍旅不隊補注先

同壁字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

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今雖無其人

之亡可為戒也贊引此者謂梅福請封孔子後是案武王克商之

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國不為立後自取喪亡可為戒也

補注先謙曰願炎武云贊謂福引呂霍上官之事以規切王遂從

氏師古謂封孔子後非也先謙案注引詩世作時避唐諱師古曰

所好全性市門云徹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己再入大府師古曰

孔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贊引之再入大府謂初為大清

司徒採後為車騎將軍採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此上有故字

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曰楚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日濯我足遇治則仕遇亂則隱云做謝病去職近於此義也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終

漢書六十七